

民聲



第一卷 第六期

第一週

學生軍在印緬

(胡馬)

郭沫若先生旅蘇觀感記

一個外國人看中國問題

解放了的台灣

如何是好

砍去了一半的頭顱

大審納粹戰犯

我們的生活是怎樣的

九十天

(蕭羣·石琪·沈寂)

羊腸言

一封女青年軍來的信

一週問

英美兩巨頭會晤

唔

阿特里首相報聘華盛頓的消息帶給人們以最大興奮。

郭剛

這次世界大戰後，英美之間也有着許多齟齬，像對於殖民地的意見等等，都有極大的分歧，在表面上，雖然英美一直是唇亡相依，但實在由於利益及觀點之不同，在政策上也

不免有背馳之處，在戰時或者還能互相容忍，但一旦和平後，種種形跡也總於不免露出了。阿特里與杜魯門的會談雖然不免涉及兩國有關問題，像經濟借款等等，但不可否認的，它對於今後世界政局實施上將有着極大的影響，我們也不妨認為這是勝利後聯合國間最重要之一次會談。

特別對於東南亞的擾動，我們更希望在這次會談中能有一番賢明的措置，時至今日，弱小民族的獨立呼聲已經成爲一般趨勢，我們沒理由也沒權力繼續以往殖民地政策，帝國主義的時代是當應過去了。

列強間之合作

最近一週來，列強間的合作有了一線端倪，雖然前途暗礁重重，但畢竟透露了一絲曙光。自從美駐蘇大使哈里斯訪晤史太林後，外長會議以來的僵局算是打開了點，列強間爲着自身的利益，同時爲着世界的前途，都憬悟到有積極合作的必要。

在同時間，英駐蘇大使寇爾亦返任，看來國際間的陰影在慢慢沖淡下去。

蘇聯已經表示不再堅持原先對管制日本的意見，在美國方面，亦將提高即將舉行的管制委員會之權力，這一切現象表示雙方都有着挽回僵局進行談判的誠意。

我們一再指出，現今國際間需要真誠的合作，國家在全世界的構成上祇是一份子，他得依靠同時協助別人，離羣之個體，即使有無上威權，在最後終不免顛覆的。

彼一世之雄安在？

報上登載一條頗有趣的新聞，敘述希特勒臨終前之黯然神傷狀態，英雄末路，其情可憫可悲。

希特勒生前固亦曾呼咤風雲，在他節節勝利的時候，他那會想到以後如此可悲的下場？我想希特勒臨死時一定會有無限感喟吧！

希特勒不能不算作一個英雄，他的魄力也够得上說一聲偉大，然而結果又怎樣？成千萬的自已同歸走上了悲慘的境界，生靈塗炭了，城市毀壞了，……這又豈希特勒當年所能料到的？

英雄主義的失敗是必然的，這世界上需要的不是英雄，而是普普通通的人，他可能有理想，但這理想應當建築在全世界人類的利益上。

看到希特勒的下場，世人也流有所警惕吧！但這世界上却又有有人在朝那條路走了，他難判未曾目睹，或者人心是如此，所謂六十年風水輪流轉。

中國外交路線

在亞洲的紛爭中，中國的地位恰處於蘇聯與美國之間，具有着變重微妙的關係。

今後世界的局勢上，中國將有着果是重要的地位，它應當如何使美蘇維持一種親密的聯繫，它又應當如何利用它微妙的地位進而謀世界永久

的和平，這是我們不能逃脫也同時是應盡的責任。

有人形容中國今日的外交是橋樑外交；這個比喻是很正確的，我們應當儘我們的力在蘇美之間建立一個永久的橋樑，由這橋樑的媒介，美蘇之間的關係會得逐漸改善起來。

中蘇之間已經成立一種友好協定，至於中美之間在過去一直維持良好的友誼，中國在戰爭中受了多年的荼毒，爲着我們自己的前途，我們希望與外人合作，而這合作的基礎，尤其建立在美蘇友好的關係上。

請爲老百姓多想想

國共衝突的消息仍時有所聞，特別在冀綏晉一帶，戰事相當激烈，而且頗有擴大的可能。

衝突起因究竟誰是誰非，我們很難得到一個肯定的答覆，誰都斥責對方首先開槍，我想既然雙方都在推諉責任，那末這問題是不難解決的，假使對方先發動攻擊，而我並不還手，我可以不妨留一個相當時間使老百姓知道，那末真像最後總會大白。

我們始終想不出國共一定非衝突不可的理由，黨綱政策的爭執不妨借政治方式解決，而且說起來國共雙方在主義上也沒有絕對矛盾的地方，既是同樣標榜奉行三民主義，又承認雙方不宜再有內戰，那末爲什麼又非得拼個你死我活呢？

即是退一步說，雙方真是爲着主義而流血，但什麼是主義？那不過是個抽象名詞，一個黨派如欲獲得成功，首先應得到人民的信任，國家在抗敵戰爭中已經打了這麼多年，老百姓需要的是休養生息，過過承平時代的生活，現在即是你作戰的口號再鮮明動聽，老百姓一定會挺身反對的。

得民意者有前途，有希望，否則是自絕於民，其失敗也是必然的。

爲華北同胞哀

天氣轉寒，華北已經飄雪，世界和平了，照

他們該好好過一陣太平日子吧！但那理想還隔得非當遙遠，時至今日，他們仍得扶老攜幼，輾轉沈淪，備嘗戰亂之苦。

他們有故國，但有家歸不得，他們有耕田，但祇能任其荒蕪，這一切都是爲着什麼？難道說他們是注定應當挨餓！凍餒。

但製造戰爭的英雄却在說：「那是爲了老百姓的幸福」，難道說老百姓的幸福就是應當成天應當過流亡的日子？

東北有多處溫度已降至零下十度，這多年來因爲敵人搜括，平民的生活已經窮困達至極點，今冬嚴寒季節將是可怕的威脅，無論是食糧，燃料，都達到空前的缺乏。

華北及東北的同胞多年渴望着政府的返回，而現在「王者之師」又帶給他們點什麼？

要人的談話

在迎接來往往來人的集會裏，照例被歡迎者會發表一套堂皇而皇之的演說，一般上沒有什麼意義，所謂不過敷衍敷衍以塞職而已。

但要人們有時因爲疏忽時常漏出了一句兩句，在說的人也許不十分覺得或者祇是取一種隨隨便便的態度，但那影響却往往非常事人所難料到的。

特別是金融方面，在施行一種方案以前，應當取着絕對審慎態度，我們這社會上多的是投機透飾份子，他們惟恐天下不亂，遇到機會更是求之不得，因爲惟有在亂的時候，他們可以爲所欲爲，幹着混水撈魚的勾當。

像這種例子够多的，眼前我們祇要舉出一格，最近平津一帶金融的紊亂完全起源於一位要人隨便談話，他當時或者沒能料到會有如此影響，但話一出口，即使想收回更正也總來不及了。

而且說這話是否有根據？否則倒是減賦一點的好，固然有不少投機家會因此而發了財，但在同時却有成千萬的老百姓生活上又添了一層暗影。

政治協商會議

籌備已久的政治協商會議預備在本月十二日舉行，但是否能按時照開，到現在還在未定之數。

無疑的，在國共衝突消息不絕如縷的時候，這會議的舉行更顯得無暇迫切需要，一般人希望能因向黨派的精誠合作使已經爆發的軍事衝突消弭於無形。

這希望之能否使老百姓滿足，焦點完全在各黨負責人的態度上。

我們希望這次政治協商會議能擴大機構，使它成爲一種真能有決定性的組織，我們更希望它是日後跨進真正憲政民主的過渡橋樑。

假如我是……

十一月六日大公報的社評，「中國政治之路」裏作了一段很精彩的譬喻，那裏面如此寫，假如我是蔣委員長應當怎樣怎樣，假如我們毛澤東，又應當怎樣怎樣。

事情如果真能如此做，那末即使再紛亂的局勢中也能理出一點頭緒來的。

這是指上層負責者而言，其實一切黨派的下層份子也應當有如此反省，譬妨作國民黨員的就應當具有一種偉大的担負，同時他還應當儘可能地設身處地爲對方反對黨想想。

在進步的民主國家裏，政策爭論上，我們儘管是仇敵，但私底下我們不妨維持一種親切的友誼，我們絕不能因爲他是我的反對者，就非得一定想法消滅，置其死地而後已。

我們不應富有消滅異己的願望，那想法非但卑鄙，也絕不可能，世界上，人的觀解不會全同，祇有在互相比較批判上，社會有進步，世界也會有進步。

清潔運動週

在街上看到鋪子上貼着白色檢査清潔的紙條，但回過頭來，當街却是東一堆西一堆的拉圾，

一位朋友說：「這是清潔運動週」，這幾年衛生市政不能精得再精。舊租界的優點，這幾年一點沒有保存，反之一切中國城市特有的污穢却很快地給感染上了。

自然我們可以把這一切責任歸諸於敵人統治，但實際上究竟改良了沒有多少？或者也有兩個月了，但實際上究竟改良了沒有多少？或者也有兩個月了，

有意點幾處地頭作一次巡邏，遍地是拉圾，像氣薰天，早晨馬路上似乎成爲推糞車的天下，一片臭

便，早晨馬路上似乎成爲推糞車的天下，一片臭氣薰天，令人望而生畏，外國人更是不願於過去租界時代的人說，「比起從前差別談了。」

當局方面一向是注意「整飭市容的」像南京路禁止踏三輪車爲着，「有礙觀瞻」，但對於街頭的拉圾却不想着清除，或者我們不是有意給外國人看一看我們的「國粹」？

如何可避免內戰

中國民主同盟發言人爲制止內戰發表談話如下：如內戰終於不可避免時，不僅要爲一切中國的友邦所齒冷，更要爲新運慘敗的敵人所竊笑

，這是在對着整個國家的生命當心一槍，是在對着四萬萬五千萬老百姓的準準掃射，國家絕對無負於任何黨派，任何黨派就不該如此毀滅國家，老百姓也絕對無負於任何政體，任何政體就不該殘殺老百姓。我們的呼聲是「停止內戰」我們主張

是：一，政府應該在十天之內正式召集政治協商會議。二，國共兩方面立即明令前方部隊停止前進，停止衝突。

三，由政府協商會議組織視察團，由各黨派代表及公正人士參加，立即分赴各衝突地點視察，就地調解糾紛，並將事實公諸社會。

四，政治協商會議，依據全國人民公意及國家利益，對軍隊的編遣及地方政治的調整，爲全盤澈底的合理解決。

學 生 軍 在 印 緬

胡馬

智識青年從軍熱潮的頂點，自然是在去年的秋冬之交，內地的青年們一方面受着湘桂戰爭的刺戟，另一方面也耐不住政局的沉悶，再也安不下心去唸書，都毅然地走出校門，以穿灰棉軍服為榮，爭先恐後的從軍去。然而真正智識青年從軍之開端，實始於駐印國軍對智識青年的需要，從內地各大城市有教導團之組織起，學生已絡繹不絕的參加遠征。

但是，駐印軍為何能吸收大批的學生軍？這問題只能作這樣的答覆；首先，我們應當知道的，駐印軍是我國一支新生的強大的力量，這支強大的軍力，不但形式上在為着反攻優先的接受了新式的裝備，而且首先基本本地成為我國近代抗機械化部隊的組織。在這個組織里，包含了許多完整的步兵師，砲兵團，戰車營，通訊營和輜重部隊，而這些直接運用新武器的部隊，都必需衆多的智識青年來參加。

在最初，根據曾任駐印軍參謀長白德諾將軍的講演：國內青年為響應駐印軍的號召，都要求到印度來學習特殊技術，後來經史迪威將軍指出這種要求的偏向；特種部隊自然需要智識青年，然而步兵，憲兵同樣的需要智識青年，因為要成為一個新的軍隊，不僅只屬於技術，而是整個素質的提高，與整個機構的完整與健全。所以學生在駐印軍中的分佈是廣泛的，平均的，適應着各種不同的需要的。

學生軍在印緬的待遇，除了在軍階上，經政府核定，學生軍一入伍則為下士，領下士餉，印幣為十六盾十二安。其他在裝備與生活上完全與一般士兵相同。在以前，有些人對學生軍不甚瞭解，有的認為：駐印軍因在國外的待遇較好，以大家都到印度來，有的則認為：中印緬戰場勝利是中國的苦力拚出來的，而這些學生軍（尤其是指密支那克復後到印度）不過是來食勝利的



果實。其實，這兩種見解都不免偏向，第一：以待遇而論，學生軍似乎是受國家優待，但不曾印緬軍中的享受再好，但較之原來學生生活的享受總來得有限。第二：我們認為，在抗戰出力最多的當然是中國的勞苦。

而這些見解的極大錯誤，實在於未認清學生們從軍的初衷；青年純潔的熱誠和奮死的決心。在抗戰中，雖然學生軍的傷亡較少，但不是沒有的，如果戰爭延長下去，學生軍的傷亡一定不在少數。學生在軍中，並不擺出自己智識份子的面貌，或自命為國家的精華，對於自己的智識和技能，自然不惜供獻，把優秀的智識輸入軍隊。但一方面大家也認清了要作一個真正進步的軍人，決不是形式的，必須具備每一個軍人應有的德行和精神。

記得有一個步兵師的營長，很感動地談起他部下兩個學生軍英勇的故事。有一次戰役里，這一營打算派出兩個斥候去完成一件任務，本來在營長的意見，打算派一個行伍出身的老兵與一個學生軍同去，因為一個老兵所具備的經驗與學生的智慧正好配合着達成任務，但這被派的學生軍突然要求營長准許另派一個學生軍同去，營長爲了他們的友誼精神就答應了，他們到達目的地，發現遠處有目標向他們移動，但因服裝相似無法辨識，（印緬敵軍常偽着我軍服）亦無法對付，就伏在草叢探望，結果，一個尖兵過去了，不久又過去一個尖兵排，還是無法辨識，直到來了一個尖兵連，才看出敵人的太陽旗，但已近眼前，且已無法報告部隊，這兩個學生軍咬緊牙提着衝鋒鎗拚命射掃，這一突擊，居然把敵人殲滅不少，但不幸的是其中一個陣亡了，另一個受傷，當營長下令攻擊，才奪回了這學生軍的尸體。

像這樣的故事是很多的，無作戰經驗的缺陷並不能抹殺他們英勇的功績，而特別值得珍貴的是他們坦坦無畏的友誼精神。在雷多出版的軍聲報上，曾記載着戰車營兩個學生軍的故事，大約是進攻八莫時，一輛坦克車損壞，一個學生軍爬出去檢視，正要被樹上的敵人狙擊並射擊的時候，車內另一個學生軍跳出來營救，結果兩人都被掃死。在戰地，坦克部隊與炮兵陣地的學生軍傷亡較少，但步兵的傷亡仍很大。

印緬的學生軍不但使用了新的戰事技術，而且無形的把軍隊的素質提

高了，曾經受人讚譽為「民主團」的汽車營編第一團，這一團全是學生軍，他們一面自動的管理了給養，炊事，建築營幕，軍中文化等工作，而且自發的公開討論着如何遵守長官的命令與維持軍風紀，相互監督砥礪的維繫着這由大家所通過的律令的執行，所以在該團的管教養衛上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尤其在該團駕車返國的時候，更顯出了他們的特色，在印緬常有軍人帶私回國發財，這種不法的行為是禁止的，旁的隊伍發現不少，而在汽一團（該團簡稱）一點也未發現，省得憲兵去檢查。這種良好的模範作風，完全是學生自發力量的成果，猶令我們懷想。

在我們熟悉的駐印憲兵獨立第三營里，也有着半數的學生軍，在服務的效能與態度上，都表現出一種新苗的傾向，史迪威公路雷多到費支那的一段，就分佈着這批被叫着 ZBW MB 的，在野人山崎嶇荒涼的公路上，與美憲兵併肩工作，因為他們抱着不苟且，不徇情，不貪財的態度，使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滇緬路上的現象不再在「一滴血汗一寸土地」的史迪威公路上重演，以告慰史迪威公路剛打通時國人所引為最大的憂慮，至於他們嚴謹，認真，文雅，禮貌的週到。在勤務上減少了很多常易發生的困難。

在中印緬戰區，不管在雷多，在密支那，在八莫，不管在前線，在後方，在坦賓營，在砲兵陣地，在汽車訓練場，在憲兵檢查站，在傷兵醫院，大家一談起，就知道你是來自重慶，成都，昆明的，或是中大，復旦，東北，交大，川大，金陵，華西，光華，與西南聯大的，總是異常親切，大家在異域的戰場邂逅，別有一番滋味。尤以和美軍相處，一提到是學生

，更易受到尊重，以前他們說中國學生都躲在後方，讓苦力去拚命，但當學生軍和他們一握手，一切的懷疑都消散了。

學生軍由國內來印，最初多在印度的蘭伽受訓，後來則在雷多與密支那，除了武器車輛的訓練多由美軍担任外，其他的術科學科仍由國軍官長担任，時間雖然短促，但頗嚴格。在雷多道上，常可見許多年紀很輕的學生軍，駕駛着一輛大卡車學習，很可引起你的懷疑，這些小兵能够支配得了這麼大的車麼？其實他們僅獲得了極短暫的學習機會，就駕車走回一〇七三哩的昆明，在險陡崎嶇的史迪威公路上翻山越嶺了。一不小心撞死在險岩上，或摔死在深壑中的亦不少，甚至被汽油燒死的，但這是爲着什麼？他們不是被拉夫拉來的，他們不是挺而走險的，他們更不是亡命之徒，他們有溫暖的家，他們有良好的學校，有優裕的職業，然而畢業荒廢了，職業拋棄了，遠離鄉井，作戰異域他們只知道：「國家需要我們！」

中國青年爲了祖國的抗戰，爲了答覆盟國的批評 *This is your part*，大多數都站出來了，毫不遲疑的積極起，上前線，尤其是印緬的學生軍，他們是全國所有的青年學生軍中，在抗戰中最先直接地參加了戰鬥的。在戰爭期中，他們把言語諸付行動。當勝利來臨，仍默默地站在崗位上。而現在偉大的八年抗戰已經結束，國家正開始着和平，統一，民主的建國工作，今天大家所關心的是政府所許給他們兩年服役期滿退任的諾言，最近見報載退任期又將有改變，目前他們唯一深切的希望，是盼政府早日如期讓他們退任，重返學校，完成未竟學業，以担負今後建國更重大的任務。

民衆雜誌

創刊號即將出版

本刊姊妹刊

報導、評論、文藝、科學、術藝、

大衆性綜合月刊

民衆週刊徵求基本訂戶啓事

茲以紙價印工飛漲，售價因之不定，爲維護讀者利益計，特徵求基本訂戶，訂款一次繳足，在訂閱期中得享受不再增價之權益，如蒙訂閱請函南京路永安新廈本社或電九八三四三、九八三四四當即派員往洽

一個外國人看中國問題

李龍譯 晏如作

作者是一位加拿大籍的天主教神父，在中國傳教多年，一二、八太平洋戰爭開始，即被拘入天津日本俘虜集中營，八月十日日本投降始被釋出，頃因搭輪返國轉道來滬，應本刊之請為撰本文，原文係用法文書寫，特請李龍君譯為中國文，作者因旅華日久，感情極深，本文雖以一個外國人的眼光談中國問題，實對中國問題關切之深，足以代表盟友中真正愛護中國人士的一般意見

現在的中國青年爲兩個問題所苦惱着，那就是他們祖國與他們個人的前途。他們祖國的未來怎樣？他們可以給他們祖國做些什麼？

八年的戰爭帶給中國無數的，不可想像的痛苦：文化的摧毀，人民的被遺殘殺，特務隊對於青年人的恐怖，以及工商業損失，這些都是大家所知道的，同時這也是大家所不注意的，在這八年的恐怖裏中國的痛苦。

在這個時期裏，富於忍耐力的中國人民，他們相信他們人口之衆多，文明之古老與精妙，他們安靜的等待着暴風雨的過去，他們相信蔣介石先生是他們國家再建的符號、勝利、幸福、自由的保證。

勝利終於來到了！是那麼突然，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篇最光榮的一頁，可是在中國的領土上仍住着一個有訓練，有力量而盲目爲他們將領所利用的軍隊。

這真是一個最高度的喜悅，經過八年爲敵人所佔領的地方又將要看到中央的官吏與光榮的勇士們！在西南曾有過多少次光榮戰功的中央的現代化軍隊。

於是大家在等待他們的來到，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
誰也不會來到……

日本的軍隊仍武裝的駐在大城市裏，而一些人就利用這個機會來毀了鐵路，搶劫了鄉村，威脅着無辜的農夫，一個長期的戰爭已經叫他們快窮死了。

誰也不會來到……

忽然一個消息傳來，說美國軍隊將在中國各大海口登陸，以幫助中國政府恢復治安與解除日本軍隊的武裝。

大家等待的是中國自己軍隊，而事實是盟國的軍隊先來到了，這些美國人是受了一種難以描寫的熱誠的歡迎，於是他們是深深的被感動了，然而在中國青年的心的深處，在這歡迎盟國的歡誠的後面却藏了一種自然而苦痛的失望，因爲他們盼望來到的是中國自己的行政長官和軍隊來接收這八年來已爲敵人壓迫着喘不過氣來的失地。

大家等了差不多有兩個月，才看到不多的自己軍隊來到了幾個大城市，如上海、南京、天津與北平……

同時在這個時期，在重慶舉行着中共談判，然而我們不會看見什麼具體的結束，談判是一直在延長，而鄉間的秩序愈來愈壞，鐵路線被破壞的愈來愈多，物價再度高漲，錢的本身失去了價格，人們遇到比戰爭時候更利害的痛苦。

結果，一種憂慮和不安滲透到每一個人的心裏，特別是學生們的心理，這種憂慮與不安引起他們對於現在和將來一些人的懷疑，甚而相信了一部份延安對中央與盟國的攻擊……

中國的青年們！你們應當相信中央政府，事實是，中國的生存永遠要以「統一」為先決的條件，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先生說：「我們祇能有一個世界，不然我們就根本沒有世界」，世界上將祇有一個中國，不然根本就沒有中國，中國的領土是廣大的，分着很多的省分，各有其不同之語言，風俗與習慣……各地的風俗與習慣可以叫它們去自由發展，可是在這省分的上面，一定要有一個真實而有力的一「統一」：一個政府，一個軍隊，一個警察，一個國語，就傳一個人體一樣，雖然各部分並不一樣，那是因為它們要去適應各種不同的需要的關係，而事實是它們都是為了整個的團體而工作。

你不論用多少愛國的言論來發表各種演說，那是沒有用的。真愛中國並且學教中國的人們應由當第一先實現中國的統一。你們要為中國的前途想一想，這不是一個可以有內亂的時候，這是一個中國復興再造的好機會，你們不應當把它失去，機會一失去，就不會再來了。

我並不是說現在中國的行政是已達完善，偉大的領袖們，他們自己都是為了中國的前途着想，為了中國的復興而奮鬥，然而並非每一個官吏全是這樣，可是我要問一句話，是否攻擊中央政府的人是眞的比他們好？或是說，讓他們來代替現在的中央政府的話，他們會做的更好嗎？我簡直是深深的懷疑！他們所以要這樣把目前嚴重困難的局勢丟開而帶來另一種嚴重而困難的局勢，無非是為了他們本身的利益，而忘記了整個的統一，中國的前途！

你們應當相信中央政府，在這個危險困難的過渡時期，給它一些時間，使它有功夫來組織起來，來改正現在的缺點，來預備他們的職權，來開始他們工商業，來開發他們的地方……中國的未來將一定是光明燦爛的，它的文化就是一個寶藏，物產之豐富是不可限量的，可是仍缺少一件東西，那就是對於這個寶藏的一個有系統，有信心而決斷的組織。

中國有無數的物產，這些物產都應當立刻為中國自己所利用，甚而為整個世界，人類而利用，中國人民的素多造成一個主要的商場，在這所有的上面，中國的文明對世界整個的文明佔有着很重要的因子。外國是需要中國的。

同時中國也是需外國的，中國應當接收大量的資本來辦理交通、工業

商業、科學而踏上了時代國家的條件，中國需要大量的技術人員來實現一種新的經濟生活。中國青年需要導師來領導他們。

外國的文明若是能加入中國文明的話，那無非是使他們的國魂更崇高，美麗。為了外國人的利益而開發中國，那是已經是過去的事了，中國人的排外心理也是過去的事了。

同時，懷疑、恐懼甚而怨恨也該都是過去的事了。

人類，在這個地球上我們全是弟兄，我們不應當有人種，顏色的區別，而我們要為整個的人道而努力，每一個人誠懇的把自己貢獻給整個的人類，世界所有的人都應當精誠的團結起來；中國人不應當輕視外國人，而外國人也應當不再存欺詐中國的行爲，中國人應當接受盟國善意的援助，而在中國服務的外國人應當清楚要為中國而努力不應當再存有一種優越感，和利益的野心。

今日的中國的青年們是活在一個有創造機會的時期，每一種人都有他們的機會，中國青年應當記着他們自己是國家的一部份，而中國又是這世界的一部份，為了自己的國家與整個的世界；每個青年都應當認真的養成一種嚴肅、活潑、前進與具有責任心的人格，而努力於一種科學。說說寫寫是無補於事實的。

中國的哲學家孔子說：「正名」這是很值我們寶貴的一句話，因為那就是說每一個人應當真實的配得起他自己所擔負的名字，換句話說那就是說他所擔負的工作的「真」的。一個行政官吏應當是一個眞正的行政官吏，一個軍人是一個眞正的軍人，一個醫生是一個眞正的醫生，一個工程師是一個眞正的工程師……而沒有一點所謂的馬馬虎虎，濫竽充數的情形，每一個人若都是有完整的責任心，則社會之秩序立刻就會走上正軌了，這種責任心的造成則需要堅苦之勇氣，恆心，每一天，每一分鐘都不應當忘記了這種責任心。

前英國首相第斯萊尼曾說過：「生命是太短促以至不容我們是太渺小了。」生命真是太短促了，就像一個早晨一樣，它應當是偉大而美麗的！中國的青年們應當為使他們的祖國成爲一個偉大而美麗的現代的中國而奮鬥，這工作是偉大而美麗的！

▲塞心君：請示通訊處

我要記下在這八年中看到的和聽到的種種光怪離奇的故事。讀者們不要疑心這是神話，這完全的的確是事實。來自大後方的人們，且聽這他們萬萬意想不到的淪陷區裏的處境。淪陷區裏的人們，且再撫摸一下現在還在痛楚，不知那一天才能解除的創傷。

我們地處海濱，抗戰開始四個月，隨着國軍的西移便淪陷了。軍隊人民完全失去了控制，東奔西跑，希望能找到一個比較安靖的地方。然而敵人已四處都是，到處都是危險地帶，人們一天到晚騷擾着，滿地都是槍械。

槍械是危險品，誰都不敢收藏，然而給某一種人發現了，却是至寶，他們像擊荒的人發現了蘆苗。收藏起來，呼朋引類，勾結着，組織成許多小團體。他們是怎樣的一班人呢？完全是地方無賴，起初晚上搶劫，後來白天也漸漸有了，掛着槍在街上跑來跑去，堂而皇之的。



失敗的軍隊，起初本想丟了槍逃命的，後來知道已經沒有退路，便和他們混合起來。

戰事初起時，假使有組織，有堅忍的下級指揮，決沒有這種現象的。

團體多，不免有衝突，小小一個縣，好像全部三國

我們們的活是怎樣的

寒 心

經過一個多月，終於「真主」出來了，在我們所處的幾鄉許多有槍階級，給一個本地大光棍統治了，他的尊銜是「大隊長」。

他是大隊長了，於是出佈告嚴禁部下不軌行爲，一方面徵收田賦，算是給養。

他們的部下呢，還是老毛病，搶，搶，搶。抵抗呢？他們有槍，你真正要命了，報告呢？他們不認賬。其實首領未嘗不知道，不過他不敢懲治他們，一則怕他們反叛，他們都拜把子，有羽黨。再則誰保得住他們不背後給你一槍呢？

這樣，有錢的人當然發急了，他們聰明，有好方法，那是與隊長攀親眷，把自己的兒子過寄給隊長，稱他們「過房爺」。這効力很好，再沒有搶和綁了，只要在過寄時請幾席酒，送若干鈔票，以後逢時過節送送東西，便可免去日常的憂慮和防備。

那個大光棍，他的「過房兒子」數以千計，年底他收集的禮品，足足可以開幾家茶食店水菜店和火腿行。

那大光棍除了許多過房兒子外，還有許多「徒弟」。都是流氓地痞，靠了「泰山」，便可爲所欲爲了。

他們公開的向人借錢，以供他們的揮霍，借給他們呢，當然永遠沒有奉還的日子，不借給他們呢，好，他們會暗算你。你是個商人，便說你「奸商」，私運物品，接濟敵人。你是個農人或平民呢，便說你「漢奸」，我親眼看見你那一天在某地日本人都隊裏走出來。一點用不到人證物證，一上手銬，抓進邊邊三上吊，你喊冤枉麼？真不識相了，「老供」，上「老虎凳」，「水滿金山」，弄你個半死半活。結底，挽人出來講交情，買面子，請請客，罰你一身制服，或兩百雙套鞋，一打快機，隨你的身價而定。東西無法去買，最好了，他們替你代買，如你老老實實的奉上東西，那真是笨伯了，他們要鈔票呀！

他們奪你帽子，除「奸商」「漢奸」外，普通還說你藏有槍械，或是與商人通好，好在一切用不到真憑實據，隨你怎樣，無法可想。

除了客客氣氣的明借，還有拋「無頭信」，約你在某日某地，付給怎樣打扮的人若干鈔票，要是你再三不睬，人也休想住在家裏，房屋或稻堆保險在某一天晚上給人放上一把火。

他們住的地方，因爲要避敵人的，不得不常常搬場，少則一天，多則十天八天，那要看情勢而定。

你們的房屋，如其遭到他們的光顧，這才是倒運，柴米肉菜雞鴨，不用說爽快快的請客，衣服布被，也一掃而空！因爲還有「太太」們呢，

她們看見什麼東西都是好的。

他們也做「新」，不過本地人是少有的，說是一兔兒不吃草，有一時上海這種風氣盛行，天天總有十幾種，假使新聞記者把案件都記在報上，本埠新聞一定可以佔上四五板，都是若輩做的，——那時候他們已經「和平」了，汽車進出，受不到一點檢。

還有一種變相的竹槓，「借」一敲詐一究竟難聽，於是聰明的方法來了，說是做買賣。他們到海灘去裝了許多鹽或山芋，以最便宜的價格收來，裝到我們那裏——離海灘一二十公里，吩咐鄉保長攤派各戶，好像上海戶口米，不過戶口米較市上便宜，我們的戶口鹽或戶口山芋一較市上貴，一戶口米一要擠，一戶口鹽或一戶口山芋一要「硬賣」，不買不成。往往一批沒有吃完，一批又來了。以我見到和聽到的只有以上兩種，只在今年夏天，可說例外，攤派到半担西瓜，後來一打聽，原來是平湖船上「充公」來的。他們吃不完，免得「暴殄天物」起見，才要攤派了。

他們都有「軍師」，對於明末的情形，似乎很有研究。而且似乎還考索過民國二十年左右兩劉整頓時代的四川。所以很會動腦筋，除立許多的捐稅名目和章程外，祇田賦一項，一年就徵收數度外，而且有大小各隊長帶征，起初講幣制，後來物價飛漲，改為征米，甲一升，乙兩升，農民可說走頭無路。今年又開征了，然而遭到政府的明令禁止，說是淪陷區田賦一律豁免。於是他們的軍師們又有妙計了，說是補征上年度的，上年度是征過的，可是誰敢開口呢？還要「獻勝利米」，「獻」而用「通知」，把自動改成被動，可說滑天下之大稽了。

他們手是得到地方上的許多尊稱，曰「十一軍」，十一兩字為土，隱為土匪也。曰「老刀牌」，強盜之諱也，曰「綠殼」，大概是一種切口，聽不詳。曰「武裝難民」，頗切帖。曰「蠅蟲」，更切帖矣。曰「酒色財氣」，這因為他們一無正事，每天光陰差不多都混在這四個字裏。酒當然刻刻吃，好在請的入多，他們都懇求他們「賣面子」，「幫幫忙」的。至於色字，那一個隊長不是三妻四妾，自有一般女人願意跟他們，而即使人家不願，一經青睞，難逃法網。老老實實伏貼貼吧！至於財，他們多的是財，而且一天到晚，總在財字上著想，八年之中，不動產的賣買，用傳的都是老百姓，買進的，除了掛槍的還有誰呢？他們這樣可以滿足了罷，然而還不，時常尋釁，請期者不要誤會與東洋人尋釁，這種他們不屑為的，他們要尋「自家人」，這才有勁呢！棋逢敵手，戰上一兩天沒有關係。遭殃的當然又是老百姓，有時候房屋也燒掉了，雙方弟兄們也格外起勁，因為這才是發財的好機會，攻進那一村那一鎮，搶劫是當官的，而飽受驚嚇的民衆，這要請酒慰勞，真是一載枷鎖的跳舞，使你哭不得，笑不得。——所以他們又犯上一個氣字。曰「野貓」，因為他們往往夜間做市面，（尤其在「清鄉」以後）而看看像家畜，而實際是野獸。曰……不

一而足。

他們這樣猖獗，大約有三年。敵軍方面注意了。——起初敵軍駐交通線上各鎮，「武裝難民」駐鄉間或小鎮。各不侵犯，有一次大批敵軍由杭州沿滬杭線公路調至上海，歷一星期，沿路農民被殺，農村被燬不少，而離公路三公里之某鎮上有兩批「武裝難民」衝突，機槍步槍激戰，自天明時開始，至午後方息。而公路上之敵軍，竟充耳不聞。——一面時時向鄉間搜索，一面還加利誘。這批東西當初拿槍又不是為的救國——雖然他們的番號上是很好聽的。今勢將已窮。而想到有官做，有汽車坐。當然何樂不為，遂改編為「X師」。於是格外趾高氣揚。隊長們一律卡其制服或西裝，穿慣草鞋的脚也換上了皮鞋。這好當然不捉了，而要捉游擊隊與「新四軍」了。

民衆們除受他們的苦以外，還要受敵人的苦。豬肉雞蛋等東西，他們要拿，誰敢違命，代價是沒有的，還要送到他們的部隊裏。明明這很安靖，而硬說有「土匪」，非但硬要承認，並且要引導去找尋，「巴掌」家常便飯，拳打腳踢，更是一種「噓哈希奇」。敵人所設的「土牢」裏時常有人滿之患。敵人所僱的密探和翻譯，倒是斂斂的機。——一進土牢，不是砍頭，便是活埋。（葬身的泥土，還要自己翻好呢。）倘是活着出來，必是滿身傷痕，這創傷必成終身之累，不信，你可問問吃過「東洋官司」的人們。

人要領良民話，牛要領犍牛話，不過耕牛不用小照，還是美中不足。後來「X師」開拔了。接着所謂「清鄉」，「清鄉」當然要「清鄉」——老花樣，不是說你有槍，或聯絡游擊隊，便是反日份子。以致傾家蕩身的不在少數。

「英雄」們是層出不窮而八面玲瓏的。可「抗日」，可「和平」。像「抗日」，又像「和平」。呆子而是永遠摸不着頭腦的。看看他們各方都有連絡。

一聲霹靂，日本屈服了。他們才氣概呢，彷彿沒有他們，不會得到勝利似的。老百姓再請酒恭祝，還奉旨「獻米」。

現在他們也「統一」了，再招兵，擴充勢力。聽說法國把淪陷的地方收復後，民衆和游擊隊便繳出了他們的槍械，說是現在已把敵人驅逐，目的達到了，用不到槍械了。洋人究竟是傻子，不曉得「生財有道」。

最後，我們萬分迫切的懇求國軍，進駐滬郊各地——各地情況與上述都差不多——解除民衆的痛苦罷！

還有一點聲明，真正抗日的游擊隊，實沒有，因為我們那裏離上海近，而地區狹小——南臨海，北近鐵路線——游擊隊運用不能十分靈活，以致真正的游擊隊不能長期駐紮。一給敵人打擊，即飄然而去，地方痛苦，無從申訴，而他們即使明白，也難以根除。

歐 洲 通 訊

大 審 德 國 納 粹 戰 犯

石 榆

我到紐倫堡是九月卅日

，距離開審還有二個星期，這一個鄰近漢堡的德國小城，現在無形中成了歐洲主要新聞的中心地了。大約有一百名記者，來來往往的穿梭於紐倫堡道上，英國軍法當局，特地專開了漢堡倫敦和漢堡布魯塞爾之間的航空線，從漢堡到紐倫堡每天有定時的汽車。記者招待所，和電訊設備却裝得井井有條，當我到達紐倫堡的那天下午，很多記者圍着我說：「聯合國的記者都到全了，就是你們中國的來得最遲。」

就在那天，第九號女罪犯，歐洲人都聞名的依爾麥，葛來塞開審。當翻譯官因動作遲緩被法官一斥的時候，葛來塞竟咧嘴笑起來，笑得非常天真，笑得非常美，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葛來塞，你一定猜想不出，這麼一個

年輕的姑娘，會殺死幾千個人。她結過婚，而且親手殺死了丈夫。這就是甚麼叫做法西斯，心理學家應該研究法西斯的毒菌，是怎樣混滅了一個人的「良心」？

天地之間，常常有許多不可思議的罪惡，我們在紐倫堡戰罪法庭上，聽一名受災的波蘭女證人，訴述納粹集中營的罪惡，最後她仰起頭說：「沒有再多的字藻可以描寫它，一切正像但丁所寫的『地獄』一樣。」

譬如說，納粹集中營內，每天得拉出若干人來坐「電椅」，有波蘭人，有猶太人，有捷克人，甚至於我們的中國人。大家都胆怯地等待着這個噩運，許多被拖出去的，慷慨激昂的從容赴死，許多人呼喚地哭個不休。集中營首領克拉麥的皮鞭，常常鞭打着他們。一位波蘭姑娘被強迫在集中營工作，有一次，她蹲在池旁洗衣，一個納粹員舉腳一踢，送了她性命，一直到第二天屍體浮上水面，才證實了她的死耗。

一位波蘭婦人說：「因為我是猶太種的波蘭人，我的父親，母親，丈夫，哥哥，都死在他們的毒手下，我好幾次被他們打得昏過去。」

這次大的戰犯一共有四十八名，女的佔四份之一。男女混雜分三排，胸前和背後都有號碼。等一號克拉麥，是個胖子，但是很結實，棕色的頭髮，把鬍子刮得光光的，從容不迫的走上法庭，他是倍爾遜集中營的首長。每一個證人，每一個囚犯都認識他，拖人出去坐電椅的是他，因此，沒有一個人不怕他，在法庭上每一句口詞，他都細心的聽，而兩手握著全部案件，有時候遞過一個紙條給坐在前面的辯護律師，他還希望減輕他的罪刑。第二號是克林醫生，他能說英，德，波蘭，俄，以及羅馬尼亞文。因之，他常常改正翻譯官的錯誤，他在法庭上很少表情，老是低著頭，他是集中營附設醫院之支持者，他行醫是「救死不救生」。集中營的受難者，被打得半死，送到他那邊去，他加打一支毒針，送了命，有時好幾個證人，講到克林醫生的殘酷，他能使人活，使人死，使人絕嗣，使人不會說話。

第五號到第十號都是女的，有陰險的老太婆，有野蠻的胖子，這些都是納粹SS隊的要角，據說，她們都是受葛來塞指揮。

第四十六號女犯，坐在第三排，最初一個星期，沒有人提到她，她顯得很安適，到後來，連續有兩天，四五們證人異口同聲的指定她殺過人，她是廚房的頭目，奴役着一百多無端被拘捕來的婦女，每天任意毆打，一位猶太姑娘說：「她常常用皮鞭打我的一個同事，被她打死了。」四十六號的神色很不自然。有位四十四號女犯，有人在法庭上提到她殺過人，當時大叫起來，被警察扭出去。

這些人都沒有克拉麥沉着，紐倫堡的德國老百姓，都希望有一天能公開的看到克拉麥被絞死，但是克拉麥本人，並不相信他會死，他說：「我」

切都聽命於希姆萊，希姆萊要我殺人，我祇有遵守他的命令，至於廚房內
罵人打人的事，我一些也不知道。」

英國軍法當局指定的十二位辯護律師，是一致被認為最活躍的工作者，
他們質問證人，常常從證人的供詞矛盾中，揭露證據的弱點，他們每一
字每一句的質問，比法官還凶，許多人了解，為甚麼英國法庭，要派上
這麼許多人，替這些魔鬼辯護呢？一位比國老太太很氣憤地說英國不知
好歹？

其實，這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真正的法律的莊嚴，要在正反兩方面
理由中辯別出來。在紐倫堡法庭上，每一字每一句都用英文、德文和波蘭
文翻譯，為贖罪犯們聆會全部審判的過程，有一次翻譯官忘譯一次，被檢
齊官厲聲的申斥。

翻譯官坐在證人席的旁側，證人席的對面是檢察官，檢察官的左側是
罪犯，右邊是推事，辯護人坐在罪犯的前面。十二位戎裝，排成一長行，
推事席上有好多位，正中一位法官，法官的服裝，左右都坐有軍法官，及
蒙哥馬利元帥部的代表，法官後面。有各國的陪審官，每國一位代表，但
審判時間拉得太長了，很多陪審官都沒有按日到場。盧森堡和比利時的兩
個代表坐位經常空着。

我們新聞記者坐在檢察官後面，軍官旁聽席，在證人後邊，因為法庭
的佈置是四面高，正中低下去的，因此，每個人每句話都能看到，聽到，
樓上是德國百姓的旁聽席，每天二百張坐位，總是擠得滿滿的。

法庭是借用一座健身房佈置的，在紐倫堡的市郊，四週樹木翳天，環
境清幽而潔雅，室內燈光等等，都有良好的設置，牆上有大字說明：「不
准抽煙，不准照相。」

審判的前半期，是聽取證人的口供，後半期是罪犯自己的辯護，證人
最初出庭，對法官宣誓，法官授與聖經一冊：「我所講的全是真話，決
不說謊。」宣誓詞由翻譯官譯出朗誦，然而退入證人席，由檢察官問姓名
，年齡，國籍。問明以後，檢察官命令把燈光全部放明，罪犯先後起立，
由證人逐一指認，像演電影一樣，看各人不同的表情。然而由檢察官詳細
詢問，你為甚麼認識某某號罪犯的？他有什麼故事。這樣每一個罪犯的
默行，逐一供出，有位德

認出，她曾被強姦過。檢察官過份地描述「強姦」經過情形，全場笑
嘩，證人為之臉紅。

檢察官詢問之後，辯護再逐一詢問，如果證人的證據有矛盾之處，辯
護人都逐一加以質問，使法官有斷斷輕重的機會，證人各國都有，中國華
僑也有願前去的。

這裏，我們應該指出，德國漢堡的華僑，曾經遭受納粹極大的凌辱。
去年五月十三日那天，漢堡的納粹匪徒，忽然下令逮捕中國人，同時被拘
入集中營的，有一百二十四人之多，內中有商人，也有海員，德國船上的
海員，荷蘭船上的海員，被俘到德國的大部份送人關英加麥集中營，後來
有一部份，被移解至倍爾及奧斯維茲，希加毒打，要他們承認汗漢奸政府
，有位六十五歲的漢堡華僑會會長胡勵劍，他說：「我們的政府搬到重
慶去了，我們不知道還有什麼叫做南京政府？」這話激怒了SS隊員，拿
足加交，去年十一月四日死在集中營內。另外一位廣東華僑常慶，六十
七歲，在集中營裏住了兩年，被打落牙齒。

華僑的財產，洗劫一空，浙江人潘進元開設的飯店中正樓，改成納粹
的藥房，一直到現在，房屋並沒有成立，原因是我們還沒有領事，沒有交
涉的官方代表。

有個華僑，娶了一個德國妻子，德人認為侮辱，抓進去痛打。
千言萬語說不盡華僑對祖國的熱愛，可惜我們在漢堡停得太暫，華僑
期望着祖國：為什麼連一個領事都不派到漢堡來。祖國不應該忘了他們。

徵文之二：各地通訊

你整局在大都市一角，或在一個小城裏，你自己或許很沈默，很
少活動，但相信在你的四周一定充滿了活動，天災，饑饉與兩脚獸。
八年來，在你的那個地方多少受到禍害，勝利後你那邊也一定有些變
動，請告訴我們：敵人們曾經怎樣摧殘同胞，那些附逆者如何卑鄙，
受難的同胞在魔鬼手下過着何等痛楚的生活？將你看到的，聽到的，一
切哀婉淒絕，一切卑鄙醜態，和一切兇暴殘忍的故事，請你們在二千
字以內生動地告訴我們，由我們來轉告給全中國同胞。

民衆周刊編輯部謹啓

「慘痛的一頁」

屍身已倒下了，在空場的左面滾動着一個血淋淋的東西，那是我丈夫的半顆頭顱，他的兩眼滾圓的睜着，頭髮也被血染紅了……

砍去了半顆頭顱

陳曼英

我要向你們呼籲，我要向全世界呼籲：太慘了，太慘了。這慘痛的一頁我永遠，永遠不會忘掉。

在我十六歲那年，我惟一的爸爸拋棄我離開人間了。那時，我不知道該怎樣生活，我每天哭着。爸爸的屍身攤在板門上，沒有錢沒棺材，沒有錢埋葬。湊巧，責任生從寧波回來掃墓，他見我可憐，出錢代我料理了一切，我感恩之餘，願以終生相報。一個月後我和他舉行婚禮。

我的丈夫是在寧波奉化一個小鎮裏的郵局當局長。為人很忠厚，朴實。結婚後不到十天，我就離開紹興，跟他到那邊去。

那是一個好地方。鎮也並不小，有百來戶人家，走出鎮莊，是一片田野，春天時，遍野翠綠。也有山，並不得高，山上有廟宇，清晨時，一聲聲悠長淒涼的鐘聲，從山上傳下來，使人起無限憧憬。

在我到那裏不到半年，寧波淪陷了。成千成萬的人朝裏面逃。我們的一個小小鎮莊，也到處是難民，他們沒有家住，整天整夜的立在空場上，挨着餓，也挨着冷。那時，郵路也中斷了。我的丈夫空閒着，但他幫助難民，做着救濟的工作。

可是，敵人的鐵蹄漸漸逼近了。從寧波進犯到溪口，西塢。西塢離我們這兒祇有二十來里路。有錢的人家早就逃去，留下一些窮苦的，也連夜慌忙逃到深山裏去躲藏。任生替我整理好行李，要我跟着我的隣居一起逃。然而我不放心他，我要他也一起走。

他說：「我不能離開這裏，我有我的責任，我是郵局局長，他們不會傷害我的。」

然而，留下他，我怎麼會放心，我定要他一起走，他被我逼得沒法，就備了一匹驢子，跟在我驢子後面。

等我們到達李家村（我們的隣居家）時，我們三頭驢子在一座房子前

放下來，然而那裏有我的丈夫。我遍尋不見，我怕他遭了不測，就發狂似的哭起來。在那時，一個驢夫走近我，低聲的勸慰着我：原來在起程時，任生曾對那驢夫說過，他這次是送我來的，半路上，他便偷偷的回去，等到李家村後，再由那驢夫告訴我。

任生，你是那麼忠於責任，又那麼體貼我！我在李家村住了三個月，每天提心吊胆的，放不下心，每天擔憂着任生怎樣了，他會不會遭到不測？訊息又不通，我含着眼淚過日子。

然而慢慢的訊息傳來，說不再打了，我們又相信，又不相信。終於在這消息傳來的第四天上，我丈夫託人帶了封信來，說那邊已不再有戰事，已很平靜，他仍舊在郵局裏做事，他要我立刻回去。

我在晚上接到那封信的，第二天清早便驢子回到那邊去。到那邊已是晚上。

然而，這可愛的鎮莊，在一度炮火的洗禮下，完全變了樣了，房子的牆上到處是被子彈貫穿的窟窿，有幾處簡直變成一堆瓦礫，路上很少有人走，滿街是日本兵！

我坐在驢上，嚇得索索發抖，每次遇到查問，驢夫回答到郵局去的，他們祇貪錢的看我一眼，也就放過去了，到家時剛巧是吃晚飯的時候。

三個月不見，任生是消瘦多了。頭髮亂糟糟的，兩顆眼眶陷了下去，衣服也穿得並不整齊，他正在吃飯，見了我，立刻放下筷子，過來把我兩手攏住，問我過得可好，接着他解釋上次他偷偷溜走的理由是因為怕我攔他，他要求我原諒……

我什麼也說不出，眼淚泉水般湧了下來。我們吃了飯，他就說在我們離開後的種種遭遇。他起先以為國軍決不會退敗的，他也願意乘這機會，一方面盡自己的責任，一方面為國服務，

那知一夜功夫，日軍就進犯了，他逃藏不及，被日人抓了去，聽說他是
局長，就不許他走，要他繼續這職務。

「有些人不懂我，以為我做了漢奸，這也讓他去吧，祇要我良心還得
正，我照我過去那麼做好了。而且，我也想利用這資材上的便利，替國家
辦些力呢！」

他說這話時！兩眼灼灼有光，祇是愚蠢的我並不懂得他的心意。
本鎮的居民也絡繹不絕的回来了。誰也捨不得自己的家啊。
不出兩月，這個小小的鎮莊似乎已回復到過去的繁榮。祇是每夜能聽
到槍聲，每天能聽到老游和日軍衝突的消息。

有一天晚上，我們剛吃過晚飯，我在收拾着碗盞，忽然有敲門聲，那
時他躺在藤椅上，懶洋洋的，我帶着笑罵他一聲，放下抹布去開門，敲
門的是過去在郵局裏當郵差的尤忠根。

他似乎比從前長得還結實了，穿着一套藍衣衫褲，問我任生在不在家
，他有事要跟他談談。

他們兩人在客堂上談着，我讓到灶間裏去，他們起先談得很響亮，慢
慢的，越談越低了，等到我洗好碗盞，到外面去，一踏進客堂門口，他們
的談話就立刻停止，怕被我聽去他們秘密似的。

尤忠根走後，我問任生他們談些什麼，他搖搖頭，笑着把話岔開去，
我滿臉不高興的，就揀起了嘴不理他。他見我生了氣就來慰撫我，我還是
不理他，他急了，我逼着他要他說出來。

他最先踟躕了一下，然而，他把我拉到他身邊，一面撫着我的頭髮，
一面低聲的告訴我：

「曼英，我不是不告訴你，也是為你着想，我：我怕你擔憂。」
他這句話越發引起我的懷疑：

「怕我擔憂什麼？」
「我：我：」他沒有說下去，很為難似的。

「你和忠根談些什麼難道……」
他忽然把我兩手緊緊握住，兩眼在我臉上游視了一回。

「曼英，你是我的妻子，我有什麼話，有什麼心事，應該向你說的，
只是你這個胆子太小，受不起大擔憂。」

「你有什麼事儘管跟我說，我不怕。」
他又踟躕了一下，最後，他把聲音壓低了：

「曼英，你知道忠根現在在做什麼？」
我搖搖頭。

「他……」他驚覺地朝四面看一眼：「他當了游擊隊！」
我呆了：

「那末，那末他來找你做啥？」
「他要我跟他……跟他合作。」

「合作？」我的心跳了。「他要你去當游擊隊？」
他笑了，拍拍我的肩膀：

「你看我，像我這樣的人配做這些事嗎？他要我幫他做情報工作。」
「這太危險了！」

「太危險？」他笑了一笑，「我倒覺得太難為情了，我一些沒有替國
家出過力。」

「那末你答應了？」
他笑了笑，不答覆我。

就從這一晚起，忠根常常來。和任生像偷摸摸的談些什麼，每次到深
晚才出去。

任生做的是什麼工作呢？代老游們通信，無形中成了老游通信網的中
心，不論有任何情報出入，全經過他的手，他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替老游
們做了不少的工作，立了不少的功。

然而，大禍來了。
我記得那還是在冬至節晚上，忠根又來了，拿了一封信給任生，任生
隨便地往口袋裏一塞，就和忠根倆喝起酒來，正喝到一半的時候，忽然有
人在推門，我把門一開，衝進三個日本兵。他們是常常來玩的。

他們做着手勢，說着似通不通的中國話：意思要同我丈夫來喝酒。
等我領他們進去，忠根已不在了，任生目瞪口呆的坐着。我知道他一
定長怯，就趕快解釋，日本兵是和他來喝酒的。

這時候，任生似大夢初醒，連快立起，做出歡迎的樣子，一面催我到
廚房裏去添酒。

我到廚房裏，把酒從酒壘裏提出來，只聽得身後草堆裏一陣響，回頭一看，忠根手裏捏着一支槍，眼珠血紅的朝客堂外直瞪，我驚慌得把酒潑在地上了。我連忙趕上去，把他一把拖住：

「忠根，這你使不得的。」

他咬着牙齒，隨後點一點頭。我又催着他走，他無可奈何的從窗口爬出去，我鬆了一口氣。

那一個日本兵喝了不少的酒，醉醺醺的，其中一個曹長還吐了一身，衣服濕漉漉的。他問我們有沒有衣服給他換，任生就把穿在自己身上的那件夾衣脫下了，讓他披上，送他們出門口。

那時候，任生也醉了，倒在床上就睡。

第二天清早，還在洗臉，只聽得崩的一聲，門被踢開了，狼一樣的衝進來十來個日本兵，向任生衝去，用繩子將他五花大綁捆起來，我嚇得手腳發了軟，趕過去撲在任生身上，攔着他們。

任生也像剛醒過來一般，迷迷糊糊的，還喊着臉問日本兵抓他做什麼。

在那曹長的手裏捏着一封忠根託寄的信，什麼事全明白了。

任生被他們半推半推的拖到門外去，一個耳括子，把我打在地上，我昏厥了過去。

我起先還以為被抓進去問問便完事。我到憲兵隊門口去望望，他們不許我進去。

就在第三天晚上，我的一個在憲兵隊當雜役的親戚趕來告訴我，那些禽獸把任生打得體無完膚，要他說出游擊隊的宿處，任生咬緊牙齒不開口，挺打，挺死。日本兵沒辦法，說不定要來抓我，他要我快逃走。

那時，我也昏了，草率的把行李整理好了，連夜逃到離開這裏八里遠的尚鄉，我的舅父家去。像小鷄怕老鷹般的不敢出來。

有人來報告：日本兵果然到家裏去抓過我了。

在舅父家住了整整十天，我真有些不耐煩起來，那天，舅父到那邊去打聽消息回來，他的臉色很不好看。

他起先吞吞吐吐的，我逼緊了他，他被我吵得實在沒法子隱瞞，就隱隱約約的告訴我，然而我聽了這消息差不多要厥了過去：

任生明天砍頭！

我不知道我當晚是怎麼過的，第二天清早，天還沒有大亮透，我偷偷的起來，想跑出去。舅母從後面趕來將我抓住了，含着淚求我不要去：

「曼英，你不能去，他們正要捉你人，你這一去不是……」

然而，我那能再聽他的話，掙開她的手，向前奔去，她祇是緊緊跟住我，舅父也來了，我們在路上掙扎了好多時，最後舅父提議讓我去，不過要我化了裝。

於是我重回到家，在頭上紮了塊布，頭髮一直披到眼睛前。

臨時，舅父還一定要伴着我去。

我一面走，一面哭着，我也禁不住哭了，任生，任生，你太短命了！到那邊，已不早了，我怕被人看出，不敢進鎮去，在郊野坐着，到吃中飯的時候進去。

法場是在中山公園下。

這時，那邊已擁擠了人，等我們趕到，任生在中間跪着，當劊子手的是個面目可憎的日本憲兵。

我立在舅父身後，含着淚，朝任生看去，他已不像人了，赤着膊，皮膚上印着一條條血痕，他垂下了頭，兩手反綁着，身子幾乎要倒下去。

那時候，我真想跑出去，抱住任生大哭一頓，唉！任生，你死得太慘了。

我的淚不斷的滾下來，我忙着拭抹，忽然一陣蠢動，我連快睜大眼睛去看，只見那劊子手舉起大刀，向任生頭上砍去，我那時全身骨節碎了一般，淚水擦除了我的視線，我來不及的用袖子一揩，再看時，他的屍身已倒下了，在空場的在左面滾動着一顆血淋淋的東西，那是任生的半顆頭顱；他的兩眼滾圓的睜着，頭髮也被血染紅了。……

我猶似跌在冰窟裏，再也忍不住了，撲在舅父身上，哭出聲來。

我只覺得舅父連忙將我拖出人圍外，而我似死了一般。

任生，你死得太慘了，你死得太慘了！

我要向全人類吶喊，我要向一切做妻子的人吶喊，要是你忠實的丈夫，被日本人人砍去了半個頭顱……我寫不下去了，我寫不下去了，同胞們，我的丈夫——任生，一個忠於職務為祖國服務的好男人，死得這末慘，他應該得到什麼酬報，我犧牲了丈夫，我應該得到什麼代價呢？



如何是好

田 蕪

(大公報十一月四日下午五時專電)鐵路人員談津浦南段修復僱工艱難而徵用沿路農民，農民抱怨說：「白天教我們修，晚上教我們拆，如何是好？」

如何是好？
這樣的話在抗戰時期的淪陷中我們也時常聽說過，至于老百姓，那些可憐的農民們，他們都說得厭，他們這樣反覆的說足足說了六七個年頭，每一天每一地他們都盼望着勝利的那一天，以為勝利之後這話可以不必再說了。

現在，勝利終于來了，但這話還是在說着。
我們是不必說「你們」和「他們」，總之老百姓們太厭倦了這生活，我們要擁有國家，便必須擁有老百姓，誰能使老百姓做無益的事，他們心裏會明白的。雖然，我們想說明：在淪陷時的「你們」是敵人的軍方交通人員，「他們」是我們英勇的遊擊戰士，為了保衛祖國，什麼苦大家都甘忍受。

為什麼現在便怨聲載道呢？很簡單，因為勝利了，為老百姓着想，他們是國家的基本，他們這八年的苦決不比別人吃得少，在自己的治理下，大家希望的是一個安定的生活，說到這裏我想起一個笑話來，最近接到北平朋友們的信說：「聽說上海的白麵七寶二元一袋」，這種傳說固然可笑，但是頗足以代表老百姓們的期望的，他們的希望其實並不高，祇是希望一點安定，一點安定，大家喘一口氣，然後安心的努力國家復興事業。

為國家着想，不論任何黨派當政也不能背棄百姓，德國，日本，那些在獨裁統治下的國家已經給我們很好的教訓了，西班牙內戰的結果怎樣呢？我們不忍談，請大家自己去看看吧！由老百姓的口裏說出來「如何是好？」這是危險的。
所以，我們應該怎樣辦呢？



羊腸言道 鍾子芒

自由區裏的新聞檢查已撤銷了，而收復區裏的新聞檢查則日益加緊，聽說最近新聞檢查當局，又訂出了三十餘條的條例，這樣不好登，那樣又不好登，譬如關於方資料紛的，物價問題的，暴露性的文字，都在「取締」之列，因之個個覺「提起筆來，更難以寫出隻字，真感到中國檢查制度是仍在進步之中，然而文化也便少新鮮活潑之氣，本來勝利自由的到來，言論應必解放，但當局給予八年來望息中的文化人是這樣的一條官路依舊是羊腸小道，還有著荆棘亂石，實在令人有些失望，雖然收復區有，在軍事上是警備區，當局這樣措置，或許是萬不得已的，不過為甚還要加緊呢，那我真弄不大懂。

而一方面，不是正很寬大！
那寬大，就是所謂「大國民風度」，當日僑撤進指定區之日，竟大模大樣喊黃包車，拉黃包車的是我們勝利國的同胞，被戰敗國的敵人驅使着，這種有失國際觀瞻的地方為什麼不取締？而漢奸們是不是在那裏捉？又為什麼不加緊審判，以解除人民心靈上的怨恨，難道又是「大國民風度」作祟？也使人在心頭打上了結。

但似乎對新聞文化界是不應寬大的，「加緊」和「取締」之類是加上幾骨嶙峋的文化人身上，走着的是在羊腸的官路上，有著荆棘亂石的官路上，我好幾在這「路」上看到受痛苦的耶穌的影子。
不過路是人走出來的，所以爭取廢止檢查制度，和力求言論解放，已是每個文化人的附帶的工作。
不然，這條「路」還是很難走的。

九十天的生活

石琪·蕭羣·沈寂

勝利消息剛傳來以後，上海人突地從多年的重壓下解放開來，他們高聲歡呼着：「我們自由了。」

有很多很多美麗的憧憬從他們腦筋裏滑過，以後的日子將充滿着安穩和平，以後這世界上不再有災難，艱困，米會賣到十塊錢一担，人們會自由地在各城市來來去去。

各人為自己鋪設一個新夢的夢，新鮮的，光亮的……

淪陷區的人們將一股熱情拿來歡迎從後方抗戰歸來的人們，他們慶祝着，不能自制地，像瘋狂了一般的。

在街上開始出現兩種英雄，有從天上飛下來的，有從地底下鑽出來的。

英雄們以一副凱旋歸來的姿態在各個角落裏出現了，說不盡的傳奇，說不盡的故事，這多少年來，他們如何同敵人週旋，如何在困難中挨過悠長的日子……

聽的人都被那優美的言辭感動了，他們私下說，「要不是我們這些英雄，要不，我們早就亡了國，」

當然英雄們是應當好好犒賞一番的，他們在內地嘗盡了辛酸，現在當勝利來臨的時候，他們應有權要求適當的禮待。

沒有人會懷疑這點，任何人也都想預備在自己能力範圍以內表示一番自己衷心的感激。

淪陷區的人們拿赤誠歡迎着一切抗戰的英雄們，他們開歡迎會，爲着迎接國軍，他們可以天沒亮亮徒步趕到飛機場，一天，兩天，不管陽光如何威逼毒人，不管辛勞……

上海人成天忙着迎接，來了一批，又是一批，一位什麼要人，於是羣衆歡呼夾道，英雄們照例將汽車排成一字長蛇飛馳而過，嗚嗚嗚道，好個威武氣派。

這場合裏照例有什麼招待會，來一位要人，於是先是發表一套偉大的演說，做什麼抗戰勝利，人民應當保持大國民風度一套玩意，以後是招待什麼軍長官雞尾酒會，什麼高級長官集會，招待記者，各種酒一杯又一杯！

上海這地方應時產生了一批特殊人物：「重慶人」，他們是英雄，是抗戰的功臣，這地面是他們的天下，出入最新統級型汽車，使的是關金，法幣，他們都是地方上的大員，接收老爺；行政負責者。

從內地，英雄們爭先恐後的擠出來，似乎誰能搶先一步，這地盤，就是誰的，爲着達成這目的，他們所願付出極高的代價，酒費，活動。

上海是個好地方。

勝利後一個月，地方上就成天忙着歡迎，開會，放爆竹……

人們的神經一直在興奮着。

報紙上忙着記載這批英雄們的動態，重慶人可了不得，連一個什麼小機關職員也能發表一篇談話，他們都是要人，要人的談話自然是值得予以重視的。

上海人在這情形之下：就愈發顯得相形見拙，誰叫你不入內地？不去就是「順民」，順民，痞，也談得上麼。

不必多談，英雄們固然對你看不上眼，連咱們這兒的人也不願多睬你了，你是什麼接收大員嗎？你有沒有法幣，沒有，那還說什麼，別怪咱們不夠交情，你看人家多爽快，使錢唾裏唾啦，好傢伙，那票子一塊就作兩百塊。

做買賣的人都歡迎這批重慶來的英雄們，靠本地人可倒透毒，酒館裏，就靠他們撐市面，否則餓你們那幾斤斤計算，賺錢嗎？屁！

上海人成天等待着，法幣價值不定的時候，他們解釋那是政府慎重從事：「等着吧！政府是會體貼我們甘苦的，你不賺捐稅什麼都豁免了，放

心，總不會吃虧！——漢奸沒逮捕，那也是政府有通盤計劃，你什什麼？早晚，一個漏不掉的。

上海多了種種不同的人物，打着形形色色的番號，忙接收，忙查封，忙逮捕，隨後是女人，酒，跳舞。

隨後法幣官價定出來了，二百對一，老百姓的財產雖然打了個大大折扣，但覺得爲了國家前途，這點小小損失是算不了什麼的，他們心裏一樂，米離十塊錢一担的日子不遠了。

當局捉漢奸，大大小小逮了不少，名單接連發表三次，上海人說：「等着以後還會有，四批，五批，幾十批……」

九月十二日，就是偽幣比價公佈的那天，市場上突然跳動了一下，原來售價值二萬元的，現在却改成了法幣標價七十元至一百元。

上海人依然忍耐住了，他們會得爲自己解釋，這是按機關故意作祟，過去奸商發國難財，現在天亮了，我賺你的好下場？

果然不久，當局就發表抑平物價的宣言，勒令商店恢復十二號以前標價，否則，決嚴懲不貸云。

街上多了些被查封的商店，門口貼着白紙條「停業五天，罰款五十圓」。

老百姓于是向着同伴得意地：「瞧，怎麼的？這批奸商總該受着點教訓了吧！」

奸商們怎麼想？他們不會知道，被停止營業商店的老板却欣幸地真是再好沒有，我本打算發賣，現在倒樂得休息一下，天下就有這種奇事。

而且各大公司的貨色也越來越少了，是都賣光了，還是……當然這是個謎，沒有人猜得透。

市面上傳來種種謠言，什麼某某人荒唐的故事，什麼強佔勒索……聽的人不敢相信，對英雄們有了諷刺，這說起來是多麼可笑的事。

可是流言儘管傳開去，陳某遁逃了，某某被捕了，……上海人摸不清這是怎麼回事，日子畢竟有點不尋常，連英雄們也淪爲階下囚。

上海人忙著慶祝國慶，不……這些種種煩瑣的事，雙十節總是應當好好狂歡一下的，爲着國家，爲着民族。

於是這偉大的日子來臨了，上海人用着最大的熱情來點綴這個千載難逢的佳節，街上都給裝扮得五色繽紛，入夜電炬通明，鑼鼓喧天，好個一片太平氣象。

街上是擠不動的人，羣衆瘋狂了，他們歡呼着；跳躍着，連孩子們會張大喉嚨喊：「司令官萬歲！」——市長萬歲！——還有連什麼「科長」「司長」也萬歲萬歲了，

爆竹劈劈拉拉地放着，街上滿處是慶祝勝利的標語，紅的，綠的……遺憾的是美好的日子祇有短短那麼一點，一瞬間那也就過去了，國慶日後幾天，人民熱烈的情緒慢慢朝下退，神經也慢慢寬弛下來了。

發洩以後有兩個大字，又盪而盪地橫到眼前，「生活。」

過去的那個月，他們完全把現實給忘了，失業沒關係，以後有的是美好的日子，沒有錢吃飯不要緊，但慶祝總歸得慶祝，爆竹也總得放個痛快。

米價偏一個勁兒朝上漲上去。

鋪子裏樹實貨物的標價成天玩着魔術，一個鐘頭一個樣，隔上一天再去瞧，已經有着久隔塵世之感了。

物價迅速回漲到勝利以前的標準，但不久就又躍上去一倍，兩倍，……儼然如地。

大餅從偽幣伍百元漲到一千元，再躍到兩千元，好像伙，真不……了。金子，美票，香煙，紗布，誰都不甘落後，而且甚至有些比起重慶也高起來了。

報紙上成天也載着抑平物價的方策，但沒有人再理會它，人們會那麼酸溜溜地衝他一句：

「哼！自己漲，就不說，火車，郵票一漲十倍，我們加點就犯法。」

也有乾脆不理：「我就漲上去，看你怎麼樣！」

於是大家像賭氣似地看誰爬得最快。

老閩們發足了財，咧着臉。

「天下總歸一樣，祇要你看準機會，就包管你飛黃騰達。」

老百姓從夢幻的高峯摔下來，一切慾望都化成泡影，事情「恢復舊觀」，照舊有人敲竹槓，照舊有人舞弊，貪贓。

或者更有人覺得：「今不如昔！」

漢奸的事沒有人再提起，已經被逮捕的也沒有下文。國內有些角落裏又燃起烽火，自己在同自己人火併了。

人們最初是不解，最後發現一個真理。

「中國依舊還是中國！」

人們不再朝好處去想了，眼前祇求解決一個問題，「塞飽肚皮！」

英雄們的地位開始大大地削減，現在即是再有什麼大員來，人們也祇能自己冷靜下來了，你儘管可以發表一套動人的講演，但沒有人來聽那些了，人們說：「我們不要這些，我們關心的是生活，是能不至餓死。」

自然沒有人再會放爆竹，在吃不飽的時候，那樣的雅興不大會有的。街頭恢復以前的景象，蕭條；淒涼。詩人發表這樣的感想：「這是由絢爛趨于平淡。」

解放了的台灣

本刊台灣特約通訊員 王亮工

播曲

台灣被解放了，我是懷着萬分的欣愉踏上這久脫離我們版圖的土地。

你們再也猜不到我有多麼欣快，因為我有機會極早的踏上這片土地，我站在那滔滔的水邊，細細聽着那位復國未成的「海國英雄」鄭成功，在翻滾的巨浪上我彷彿看見他那遠征的艦隊，現在，祖國立起來了，並且解放了他那寶貴以終的聖地，我是用着多麼尊敬的心情來撫摸這塊聖地呀！

卻不過的感情

我就懷着這樣虔敬的心情在街上輕輕的走着，我想做出點聲音來驚醒那位長眠地下的偉大的靈魂，但是我不敢那樣做，我還是輕輕的走着，像一個朝頂的香客。

但是不行，不行，再也由不得你虔敬，滿街上燃放着爆竹，滿街上瘋狂似了的狂歡，誰都扯着你談話，這些話。你們，上海的朋友們，八年生活在夢的壓榨下，你們必是熟悉的，在我，我不是三個月連就日語的成績，我將聽不懂，他們不斷的和我講「國語」，但我迅速的發現這「國語」——這是日本話呵！這些。却不過的熱情，我祇好用着我那勉強的「國語」和他們交談。

可憐，五十餘年被羞辱的弟兄們，還記得嗎？我們那遠在北國清脆的國語？這些在這裏都太生疎，太生疎了。

白糖！白糖！

然後我發現了白糖，這產糖鄉的島嶼，我早在你們的信中知到你們那裏的糖荒，在我們那裏也一樣，但這東西，在這裏並不值錢，滿街上擲着，攤！店！白糖！白糖！白糖在這裏祇要三塊錢一斤，祇要三塊錢呵！

不過他們已經荒涼了

但是這地方受到了戰變，繁華失去了，我們還能看見繁華的影子，這地方有自來水龍頭但是沒有自來水，因為自來水被轟炸了，房屋塌下來，有的則便是因為防火而拆除了，還有呢？陝窄的馬路兩旁，那些老舊式的人行道，張着兩隻憂鬱的冷眼望着，望着那些忙歡迎着的人們。

但也阻止不了這大歡愉

什麼也阻止不了，什麼也阻止不了，祖國的國旗懸起來了，青天白日滿地紅，多美麗，多美麗啊！這不希奇嗎？這裏五十年被迫離開祖國懷抱的地方，不希奇嗎？小孩子笑得嘴吧都合不攏來，街着那些跨着腰刀的日本憲兵們扮着鬼臉，五十年的憤懣氣啊！

所以，那邊舞着龍燈，舞着大獅子的過來了，白旗手的旗子上寫着「歡迎中華官員」，他們對於「中華官員」也許有着超越的熱誠，甚至於

過度的崇拜，但這些不應該嗎？可是我們該怎樣報答這些久別了的弟兄們呢！

解放了！

解放了，久被束縛的人一旦解放也許有些張慌，有些不知道怎樣好，怎樣來支配這自由呢？於是市面不覺有些紊亂。許多工人們圍在街上賭博，警察在旁邊走過也不干涉，他們把這自由要支配得比過新年還要暢快，但是物資統制也沒有，物價漸漸的漲上來，這原因我們應該追尋的，因為工廠沒有再冒烟，四五十家大規模的製糖廠都停滯着，我們要想啊！勝利了，生產不是最重要的嗎？

要改革的國土

這是一片好的，肥沃的土地，這裏有樟腦，滿街滿巷都是樟腦，連廁所裏都放上幾片樟木片，這裏有柚子，香蕉，西瓜，別處的再也沒有這麼好，這裏還有甘蔗，白糖的母親，遠東一大片土地上的人民都等待他的供給，但這裏有許多事需要改革。

為這土地上的弟兄們說，他們久離開祖國，語言和文字都在敵人的毒化政策下變質了，我們若想像他永遠的歸來，應該注意教育的改善，國語的推行，這是刻不容緩的。

對由祖國來的人說，我們又踏上「海國英雄」一策劃復國的聖地了，台灣的弟兄們把一切都信託給我們，他們堅信，他們隨着祖國立起來了，所以「勝利面孔」莫擺出來，不冒烟的烟突應該趕快使他冒烟。

告別

再會吧！朋友們我不敢預測這封信能什麼時候寄到你們手裏，所以我想把以後的事留在以後再談吧，我這裏還有別的朋友，他們也都願意為你們寫些東西，我先把他們的善意保留，以後郵路有了最迅速的辦法，我即把他們的善意寄給你們。

黎州通訊

一封女青年的來信

雅清

△△先生：

你的來信可算是我到黎州後所收到的第二封信，感謝你們關懷的誠意，這事，讓我拉雜地報告一些營中的生活。剛到黎州時，也許是生活變得更得太驟然了，也許是營中的一切還沒有正式上軌道，大家都感到不習慣。現在工作漸漸從清閒變為忙碌，環境也從生疏而變成熟悉了，生活才覺得頗有興味。

兩星期以來我們的生活過得很緊張，每天早晨四時，便被那宏亮的號聲從甜夢中吹醒。這時月亮與星星總是映閃着，好像在親視我們着戎裝，整內務，是否一判家一似的，四時半集合點名和出席晨會，大操場的地點，距離我們營舍約有半里路光景。五時，開始晨會，升旗，早操（復興操和精武劍點是一道舉行的），約至六時許才返回營舍吃飯。最初大家感到最痛苦的，就是空着肚子去上課，現在也漸漸習慣了。一捱得起一這一點，也可以算得是我們的進步之一。七時正，就得出操，每天兩小時，劃一不二的。最初是由立正，稍息，敬禮這些基本動作操起，現在是操轉身和跪下。據說等到我們搬到新營房去，就可以開始操兵器，那麼大家可以領到一桿槍，那是一件多有趣的玩意兒啊！接着，是上課，聽些黨義，軍事等等，學科下午二時起也是學科，直至六時才下課。晚上，名義上雖說有汽燈，但老是點不着，等於是沒有一樣。並且操作了一天，大家累得不得了，誰還高興坐在燈下自修呢。我們這一羣，幾乎都是在附近沙灘上談天

唱歌或做其他遊戲，至於私人寫信，只有在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二時這一段午睡的時間才可以提筆，但是在我這個愛睡的人可苦了，晚上因熱睡不着，早上又睡不醒，一到正午，眼皮就不由自主地闔了上來，因此，把很多友人的覆信就誤了，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

在剛到的四天，我們每個人的會絲都付諸一井州一剪，有的比一般男子還要短，初次穿上戎裝時，大家都不禁相視而笑了。因為身材太小，顯得擁腫不堪，這一副奇形怪狀，不知像些甚麼。結果，我們便把他拿到成衣店裏去改製了一下，穿起來不但合身，而且神氣，我們居然也是「丘八老爺」了。

有一天早晨，我們剛起床，區隊長到寢室來報告，說今天早上，大家要改穿短褲和草鞋，這是在我們從來沒有穿過的，便紛紛表示反對，理由是難看得要命。但結果。命令還得服從，大家便堵着嘴穿上了。從那天開始，除紀念週穿軍服外，其餘的時間都是穿便服的：襯衣短褲，裸腿袒胸，起初見了人臉孔不免發燙，後來因為大家一樣穿，而且穿着也的確比較涼快，也都改變了心理，由憎厭而變為喜愛了。一環境是可以改造一切的，「從這事也可以得到一個證明。

關於穿軍服，還有一個笑話。每當早操或晚會的時候，有些男同志把我們誤認做男的，不由自主地跑到我們的隊伍裏來，後來仔細一看才紅着臉跑了開去，弄得大家哄然大笑，從這一點看起來，就可以想像到我們穿上軍服，也活像一個雄偉的軍人了。

不論在任何事情上，我們女的都不落於男子之後，甚至有些事比男的幹得更好呢。師長常常在晨會上報告，滿口稱贊我們的優點，說體節，紀律，內務等等，都比男的做得好。但我們並因此而滿足，更想勉勵策勵，努力向上；因為在中國，將來婦女地位的能否提高，要憑我們這一代的如何表現來決定，從軍，便是少女們充分表現自我的一條坦途。

民衆週刊

第一卷 第六期

★卅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兼 民衆出版社

發行所 南京路永安新廈三樓
通訊 上海郵政信箱三三〇號
電話 九八三四三 九八三四四

總代發行 中國文化書報社
總經理 國際書報社

民衆週刊定價			
每週一冊每卷十二冊全年五十二冊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零售	一		八〇元
全年預定	五二		四一六〇元
半年預定	三六		二〇八〇元
每逢星期四出版			
外埠郵費另加			

中央宣傳部登記呈請中
上海特別市黨部備案中